

新中國文學概論
下
錢穆著

商務印書館發行

錢

穆著

國

學

概

論

(下)

商務印書館發行

國學概論

第八章 宋明理學

言中國學術者，有一伏流焉，卽陰陽五行家言是也。其說遠肇古初先民，迷信傳說，及六國鄒衍，推附之以儒道精義，而其學乃大成。迄於秦漢，方士經生，相爲結合，以迎媚時主，而其學乃大盛。東漢以降，儒術漸替，老莊代興，而陰陽家言之依附滋長如故也。其時乃有道教之創立，

後漢書劉焉傳：『張魯祖父陵，順帝時，客於蜀，學道鶴鳴山中，造作符書，以惑百姓，受其道者，輒出米五斗。』陵傳子衡，衡傳子魯，魯自號君師。其來學者，初名鬼卒，後號祭酒。祭酒部領衆多者，名理頭。皆教以誠信，不聽欺妄。有病，但令首過而已。此爲後世言道教者所祖。『三國志張魯傳』：『晉書何充傳』：『王羲之傳』：『孫恩傳』並稱五斗米道。殷仲堪傳稱天師道。元史釋老傳稱正一天師。始自後漢張道陵，則並一家之異名也。道陵之術，實同於黃巾張角。後漢書襄楷傳稱順帝時，琅邪宮

崇上其師于吉神書，號太平清領書，其言以陰陽五行爲宗，而多巫覡雜說。有司奏崇所上妖妄不經，乃收藏之。而襄楷謂其書奉天地，順五行爲本，亦有與國廣嗣之術，其文易曉，參同經典，後張角頗有其書焉。則道教之源於陰陽五行，其理甚顯。其託之老子者，以先秦陰陽家本與道家相通也。章太炎檢論黃巾道士緣起說謂：『神仙家本出陰陽，所謂鄒子之徒，燕齊怪迂之士，與老子縣遠矣。若夫專爲祈禱氣禁幻化諸術者，乃與神仙異流，斯乃古之巫師，其術近出墨翟，既非老莊，並非神仙之術也。』今按：方士神仙，所以迷帝王，逮夫帝王之信既衰，乃一轉而爲道士之符鬼，則所以誑世俗。此亦學術隨時而變之一例。故西漢少君、文成、五利之流，皆出入禁闥，而東漢方術，如費長房、左慈、劉根之徒，多隱跡民間，此其證也。而推其本則皆源陰陽。章氏強爲分辨，屬之墨子明鬼，非其倫矣。

同時有魏伯陽，著周易參同契，因易以言養生，後世言修鍊者祖之。

神仙傳：『伯陽，會稽上虞人，通貫詩律，文辭瞻博，修真養志，約周易作此書，凡九十篇。桓帝時，以授同郡淳于叔通，因行於世。』

其後魏晉學者如管輅，

章炳麟檢論學變：『管輅論五行鬼神之情，多發自然，似陰陽家。』

如嵇康，

康著養生論，謂神仙雖不目見，然記籍所載，前史所傳，較而論之，其有必矣。似特受異氣，稟之自然，非積學所能致。至於導養得理，以盡性命，上獲千餘歲，下可數百年，可有之耳。

如郭璞，

郭璞傳：『璞好經術，妙於陰陽歷算。有郭公者，客居河東，精於卜筮，璞從之受業。公以青囊中書九卷與之，於是遂洞五行天文卜筮之術。攘災轉禍，通致無方。雖京房管輅不能過也。』

如葛洪，

晉書葛洪傳：『洪以儒學知名，尤好神仙導養之法，著抱朴子，其自序曰：「世儒徒知服膺周孔，莫信神仙之書，不但大而笑之，又將謗毀正真，故予所著書，言黃白之事，名曰內篇，其餘駁難通釋，名曰外篇。」』

學術淵源，雖不一派，而皆汲陰陽之流，緣飾以儒道之言，亦一時風會之所趨也。至南北朝而有寇謙之。

隋書經籍志：『後魏之世，嵩山道士寇謙之，自云嘗遇真人成公興，後遇太上老君授謙之爲天師，賜之雲中音誦科誡二十卷，又使玉女授其服氣導引之法。其後又遇神人李譜，云是老君玄孫，授其圖籙真經，勅召百神六十餘卷。及銷鍊金丹雲英八石玉漿之法。太武始光之初，奉其書而獻之。帝於代都東南起壇宇，給道士百二十餘人，顯揚其法，宣布天下。太武親備法駕，而受符籙焉，自是道業大行。』

有陶弘景，

隋書經籍志：『陶弘景者，隱於句容，好陰陽五行風角星算，修辟穀導引之法，受道經符籙。』梁武帝素與之遊，及禪代之際，弘景取圖讖之文，合成景梁字以獻，由是恩遇甚厚。又撰發真隱訣，以證古有神仙之事。又言神丹可成，服之則能長生，與天地永畢。帝令弘景試合神丹，竟不能就。乃言中原隔絕，藥物不精故也。帝以爲然，敬之尤甚。然武帝弱年好事，先受道法，及卽位，猶自上

章，朝士受道者衆，三吳及邊海之際，信之踰甚。陳武世居吳興，故亦奉焉。均能上結帝王之知，而道教之傳遂大。至李唐之興，自謂與老子同氏，益見推尊。

陳鐘凡國學概論：『唐高祖武德三年，晉州人吉善行，自言於羊角山見白衣老人，曰：「爲吾語唐天子，吾而祖也。」詔於其地立祠。蓋李唐與老子同氏，時天下未定，以此明天命，收人望，其意未嘗無取。迨高宗幸亳州，謁老子廟，上尊號曰太上玄元皇帝，詔王公以下皆習道德經，令明經舉人策試，以道士隸宗正寺，班在諸侯王之次。玄宗親爲道德經注疏。西京諸州各置玄元廟，依道法齋醮。置玄學博士，每歲依明經舉。尋尊玄元爲大聖祖，莊文列庚桑子皆爲真人。其書爲真經，以道德經列羣經首。其崇奉之者無不至。而開元天寶間，天子嚮意道家之說，朝野上下，多以老子降臨言符瑞神異之事。』

金石服餌，唐世諸帝以身試者相踵接。

唐代服丹藥死者，有太憲穆敬武宣六君，參讀趙甌北廿二史劄記唐諸帝多餌丹藥條。

士大夫間亦多服藥殺身者，是亦可見當時信心之一斑矣。五代亂離，迄於宋，隱士道流之風益甚。故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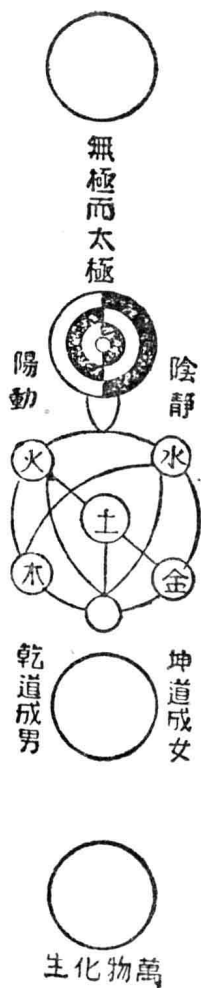
自宋言之，當時所謂學術思想者，惟道院而已耳。惟禪林而已耳。蓋儒術衰歇，自晚漢而已然。雖以傳統尊嚴，制科所在，注疏詞章，僅爲利祿粗足語。夫學問之真者，轉在彼而不在此也。惟長生久視之術，既渺茫而莫驗，涅槃出世之教，亦厭倦而思返，乃追尋之於孔孟六經，重振淑世之化，陰襲道院禪林之緒餘，而開新儒學之機運者，則所謂宋明理學是也。

謝无量朱子學派論宋代儒學與釋氏之關係云：『達摩東來，禪宗遂盛。神秀慧能立南頓北漸之別。南宗經唐五代，分爲臨濟禪仰雲門法眼曹洞五宗。宋時臨濟宗方會出，開楊岐宗。又慧南出，立黃龍宗。前後共成五家七宗。宋初諸宗，雲門最盛。有契嵩者，著鰲津文集，頗論儒釋合一之旨。當時文人黃晞李覲之徒，皆驚其才。雲門宗又有雪竇重顯，圓通居訥，佛印了元三人。圓通居訥與歐陽修善，佛印了元又周濂溪所契者也。有寒山臥雪記談載其事。當時臨濟派分黃龍楊岐二宗，黃龍門下有大東林之常總，常總高弟有無盡居士張商英，著護法論，藏經收之。歸元直指記黃龍慧南禪師與周濂溪諸人之關係，有濂溪與張子厚同詣東林叩常總論性云云，及記黃龍派靈源性清禪師答程伊川書云云，朱子語類及伊洛淵源錄評程門高弟游楊謝諸子，皆

從禪學入。楊岐宗有名者爲圓悟禪師，圓悟弟子有大慧禪師宗杲與朱子早年頗有關。陳北溪答趙季仁書，謂象山曾問禪理於宗杲門下之育王德光禪師，宋元學案本之。蓋宋時佛學大行，頗與名流相接。儒者之徒，或所諱言，佛門紀述，又不免從而張大之也。」

理學初興，有濂溪（周敦頤）百源（邵雍）橫渠（張載）此三人者，學風皆相似。濂溪之學，著者曰太極圖說。

太極圖（宋元學案卷十一 濂溪學案上）



太極圖說

無極而太極。太極動而生陽，動極而靜，靜而生陰，靜極復動，一動一靜，互爲其根。分陰分陽，兩儀立焉。陽變陰合而生水火木金土。五氣順布，四時行焉。五行一陰陽也。陰陽一太極也。太極本無極也。五行之生也，各一其性。無極之真，二五之精，妙合而凝。乾道成男，坤道成女。二氣交感，化生萬物。萬物生生，而變化無窮焉。惟人也，得其秀而最靈。形既生矣，神發知矣，五性感動而善惡分，萬事出矣。聖人定之以中正仁義而主靜，（自註：無欲故靜。）立人極焉。故聖人與天地合其德，日月合其明，四時合其序，鬼神合其吉凶。君子修之吉，小人悖之凶。故曰：『立天之道，曰陰與陽，立地之道，曰柔與剛，立人之道，曰仁與義。』又曰：『原始反終，故知死生之說。』大哉易也！斯其至矣！

蓋先論宇宙本體，而推極之於人生之正道。其於宇宙，僅爲惟物的說明，以陰陽五行爲骨幹，而不取先古神帝創造之說。其於人生，則主與天地合德之大我。其立說根據，依藉於周易，而來源則實始於方外之士。

黃宗炎太極圖辨（學案卷十一）『周子太極圖，創自河上公，乃方士修鍊之術也。考河上公

本圖，名無極圖，魏伯陽得之以著參同契，鍾離權得之以授呂洞賓，洞賓後與陳圖南同隱華山，而以授陳。陳刻之華山石壁。陳又得先天圖於麻衣道者，皆以授種放。放以授穆修與僧壽涯。修以先天圖授李挺之。挺之以授邵天叟。天叟以授子堯夫。修以無極圖授周子。周子又得先天圖之偈於壽涯。其圖自下而上，以明逆則成丹之法。其重在水火。火性炎上，逆之使下，則火不熯烈，惟溫養而和燠。水性潤下，逆之使上，則水不卑溼，惟滋養而光澤。其最下圈名爲「元牝之門」。元牝卽谷神。牝者，竅也，谷者，虛也。指人身命門兩腎空隙之處，氣之所由以生，是爲祖氣。凡人五官百骸之運用知覺，皆根於此。於是提其祖氣上升，爲稍上一圈，名爲「鍊精化氣」，化爲出入有無之神，使貫徹於五臟六腑，而爲中區之左木右金水中土相聯絡之一圈，名爲「五氣朝元」，行之而得也，則水火交媾而爲孕，又其上之中分黑白而相間雜之一圈，名爲「取坎填離」，乃成聖胎。又使復還於無始，而爲最上之一圈，名爲「鍊神還虛，復歸無極」，而功用至矣。蓋始於得竅，次於鍊己，次於和合，次於得藥，終於脫胎求仙，眞長生之祕訣也。周子得此圖而顛倒其序，更易其名，附於大易，以爲儒者之祕傳。蓋方士之訣，在逆而成丹，故從下而上，周子之意，

以順而生人，故從上而下。就是圖詳審之，「易有太極」，夫子贊易而言也，不可云無極。「无方者神，无體者易」，不可圖圓相。次圈判左右爲陰陽，以陰陽推動靜，就其貫穿不淆亂之處指之爲理，此時氣尙未生，安得有此錯綜之狀？將附離於何所？五行始於洪範，其實木火土金水，萬物中之五物也，非能生人者也。此時人物未生，此五者之性於何而辨？易云：「乾道成男，坤道成女」，亦謂乾之奇畫成男之象，坤之偶畫成女之象，非云生於天者爲男，生於地者爲女也。且天之生男女萬物，在一氣中無分先後，乃男女萬物亦分兩圈，恐屬重出矣。」

同時百源邵雍，亦喜研論宇宙本體，與濂溪並見推重。

學案卷十二：『伊川見康節，伊川指食桌而問曰：「此桌安在地上，不知天地安在何處？」康節爲之極論其理，以至六合之外。伊川歎曰：「平生惟見周茂叔論至此！」』

其學以圖書象數爲主，而尤精於數理。其書著者爲皇極經世，源亦出於方外。

陳振孫書錄解題：『其學出於李之才，挺之之才受之穆修，伯長修受之种放，明逸放受之陳搏，蓋數學也。曰元會運世，以元經會，以運經世，自帝堯至於五代，天下離合治亂興廢得失邪正之

迹，以人事而驗天時，以陰陽剛柔窮聲音律呂，以窮萬物之數。末二卷論所以爲書之意，窮日月星辰飛走動植之數，以盡天地萬物之理。述皇帝王霸之事，以明大中至正之道。書謂之皇極經世篇，謂之觀物，凡六十二篇。』

亦先言宇宙本體，推而及於人生之大道。

觀物內篇（學案卷九）『物之大者，無若天地，然而亦有所盡也。天之大，陰陽盡之矣。地之大，剛柔盡之矣。太陽爲日，太陰爲月，少陽爲星，少陰爲辰。（辰者，天之土，不見而屬陰。）日月星辰交而天之體盡之矣。太柔爲水，太剛爲火，少柔爲土，少剛爲石，水火土石交而地之體盡之矣。』今按：此論宇宙本體也。

又：『人之所以靈於萬物者，謂其目能收萬物之色，耳能收萬物之聲，鼻能收萬物之氣，口能收萬物之味，聲色氣味，萬物之體也。耳目口鼻，萬人之用也。體無定用，惟變是用。用無定體，惟化是體。體用交而人物之道於是乎備矣。然則人亦物也，聖亦人也，有一物之物，有十物之物，有百物之物，有千物萬物億物兆物之物。生一物之物，而當兆物之物者，非人乎？有一人之人，有十人之

人有百人之人，有千人萬人億人兆人之人。生一人之人，當兆人之人者，非聖乎？是知人也者，物之至者也。聖也者，人之至者也。人之至者，謂其能以一心觀萬心，一身觀萬身，一世觀萬世。能以心代天意，口代天言，手代天工，身代天事。能以上識天時，下盡地理，中情物情，通照人事，能以彌綸天地，出入造化，進退古今，表裏人物焉。」按：此論人生目的也。其以聖人爲大我之體現，則宋代學風之特徵，所當注意之點也。

至橫渠正蒙，以易理陰陽言本體，而推及夫人道，亦與濂溪百源者大同。

正蒙太和篇（學案卷十七）『太虛無形，氣之本體。其聚其散，變化之客形爾。至靜無感，性之淵源。有識有知，物交之客感爾。客感客形，與無感無形，惟盡性者一之。』今按：橫渠言太虛爲氣之本體，猶濂溪謂無極而太極也。盡性者一之，卽小己化爲大我之說也。

又曰：『天地之氣，雖聚散攻取百塗，然其爲理也，順而不妄。氣之爲物，散入無形，適得吾體。聚爲有象，不失吾常。太虛不能無氣，氣不能不聚而爲萬物，萬物不能不散而爲太虛。循是出入，是皆不得已而然也。然則聖人盡道其間，兼體而不累者，存神其至矣。彼語寂滅者，往而不返，徇生執

有者，物而不化，二者雖有間矣，以言乎失道則均焉。聚亦吾體，散亦吾體，知死之亡者，可與言性矣。」

而橫渠之學，亦先泛濫於老釋，

學案卷十七：『橫渠謁范文正公，遂翻然志於道，已求諸釋老，乃反求之六經。』今觀其書，於老佛之說，闢之者精，則知其所受影響者深也。

正蒙太和篇（學案卷十七）：『知虛空卽氣，則有無隱顯神化性命，通一無二。顧聚散出入形不形，能推本所從來，則深於易者也。若謂虛能生氣，則虛無窮，氣有限，體用殊絕。老氏有生於無自然之論，不識所謂有無混一之常。若謂萬象爲太虛中所見之物，則物與虛不相資，形自形，性自性，形性天人不相待，而有陷於浮屠以山河大地爲見病之說。』今按：橫渠此辨極精。宋儒採佛老之玄思，發揮爲儒家之實用，如此等處，可以尋其轉步之跡，與夫立腳之所在也。

故要而論之，此三人者，皆以惟物之觀念，說明宇宙之本體，皆以化小己爲大我，奉爲人道之正鵠。其思想淵源，皆受方外老釋之影響，而研極陽陰五行，尤與道家爲近。又皆依藉易辭以成其說。雖相互

之間，多有出入不同，要之一時學風如此，則皎乎不可誣也。

同時司馬溫公有潛虛，亦爲同樣之著作。晁公武讀書志謂：『此書以五行爲本，五行相乘爲二十五，兩之爲五十。首有氣、體、性、名、行、變、解、七圖，然其辭有闕者，蓋未成也。』今按潛虛云：『萬物皆祖虛，生於氣，氣以成體，體以受性，性以辨名，名以立行，行以俟命，故虛者物之府也，氣者生之戶也，體者質之具也，性者神之賦也，名者事之分也，行者人之務也，命者時之遇也。』此可見其書之大旨。虛與氣，卽論宇宙之本體也。體性名行以下，則涉人生矣。

其後有二程（明道與伊川）而學風乃一變。二程之於周子，雖嘗早年受學，

宋元學案卷十一濂溪學案：『先生官南安時，二程先生父珦攝通守事，視其氣貌非常，因與爲友，使二子受學焉，卽明道先生顥，伊川先生頤也。』

又卷十二明道曰：『昔受學於周茂叔，每令尋仲尼顏子樂處，所樂何事。』又曰：『自再見周茂叔後，吟風弄月以歸，有「吾與點也」之意。』

然其後學成，於濂溪卽不甚推重。

又卷十二呂榮陽曰：『二程初從濂溪遊，後青出於藍。』又呂紫微曰：『二程始從茂叔，後更自光大。』

又汪玉山與朱子書曰：『濂溪先生高明純正，然謂二程受學，恐未能盡。』

又卷十一全祖望案：『濂溪之門，二程子少嘗游焉，其後伊洛所得，實不由於濂溪，是在高弟榮陽呂公已明言之，其孫紫微又申言之，汪玉山亦云然。今觀二程子終身不甚推濂溪，並未得與馬（溫公）邵（康節）之列，可見二呂之言不誣也。晦翁南軒始確然以爲二程子所自出，後世宗之，而疑者亦踵相接焉。然雖疑之，而皆未嘗考及二呂之言以爲證，則終無據。予謂濂溪誠入聖人之室，而二程子未嘗傳其學，則必欲溝而合之，良無庸矣。』

朱彝尊太極圖授受考：『伊川撰明道行狀云：「先生爲學，自十五六時，聞汝南周茂叔論道，遂厭科舉之業，慨然有求道之志。未知其要，泛濫於諸家，出入於老釋者幾十年，反求諸六經而後得之。」釋其文，若似乎未受業於元公者。潘興嗣志元公墓，亦不及二程子從遊事。明道之卒，其弟子友朋，若范淳夫朱公掞邢和叔游定夫敘其行事，皆不言其以元公爲師。惟劉師立謂從周